



责编 崔 燕 李 魏 美编 张升远 审读 王忠良 排版 吕 雪

◆ 娄 光

# 烟雨中的街里

薄薄的云彩飘过来，细雨便飘飘洒洒地落下来。海边的天气总是这样，在需要的时候既会颠倒历史的时光，又会把现实渲染成梦一般的氛围。来往穿梭的人群撑起了五颜六色的花雨伞，街里片刻之间变成了一道别样绚烂的风景。

我站在博山路九号小院的门前，院里是两座独特的小楼，区别于附近其他的欧式建筑，具有典型的东方木式结构，在街里是一种别致。而更别致的是院里两棵古老的梧桐树，枝干粗壮，树冠繁茂，斑驳的生长痕迹和嵌入建筑的树身，证实着传统与古老。正是梧桐花盛开的季节，紫色的喇叭叭缀满树冠，细雨中，如粉面含泪，害羞得渗出了水意。

“街里”是乡村或者郊区对于城市中心的向往，是对商业中心和优等居民区的羡慕。而听到青岛的街里，还是多年前在伯父的口中。我是老掖县（今山东莱州）人，祖父辈客居青岛，父亲的姨夫在青岛做生意，规模气势都不小，因为是娱乐行业，在家乡一直羞于启齿，后来才知道是经营当年的青岛第一舞厅，从协理一步步干成了经理，当年的级别层次高低排序是：经理，副理，协理，能力可见一斑。伯父在青岛长大，熟悉这些情况。那年，他从大连回来，我突然问他：“姨姥爷当年的第一舞厅在什么地方？”伯父

一愣，接着说：“街里，中山路。”当年，伯父跟着爷爷住在内蒙古路八号，可能就较为偏僻了。我来青岛已近二十年，时常走过中山路，却从未寻到“青岛第一舞厅”旧址，庆幸和欣慰的是，每次都能在湖南路三号看到过去的东莱银行办公楼。东莱银行的创办者是民族资本家刘子山，掖县人。我曾向同乡于健康和何效杰俩表兄弟介绍过，刘子山和他们的姥姥家是同村，他的故居就在莱州市沙河镇的湾头村。高中时代，我在那里就读，故居规模宏大，从大门到正屋是“四进”，大小房屋一百多间，因为当年曾是“掖县第三中学”所在，才逃脱了历史的摧残，而得以完整保存。那雄伟的气势和别致的建筑风格只能在青岛街里的建筑群里找到溯源，仿欧洲结构，又融入了秀美的江南元素，使一向呆板的北方建筑揉入了灵气和壮观。

我2005年来到青岛，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到中山路上走一走。中山路和栈桥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印象深刻，在上中学以前，我和表哥从老家来到青岛。舅姥爷一辈子住在青岛，在瑞蚨祥从学徒干到掌柜，他带着我和表哥逛中山路，游栈桥。当时，我惊讶于中山路上的新华书店，楼那么高，书那么多，琳琅满目，惊叹不已。而表哥惊讶的是栈桥的太阳，走着走着，转了向的表哥突然抬头感叹道：“爷爷，青岛就是好啊，连日

头都从西边出。”一旁的我也不住地点头附和。舅姥爷望着两个天真的孩子，开心地笑了。

我重走中山路，记忆里的事情都已不复存在，新华书店人去楼空，太阳当然还是当年的太阳，在大海迷雾的笼掩下，不温不火地照耀着栈桥。之前，朋友给我重点介绍了龙山地下商场，说如果买衣服就去那里，而走进去，是斑驳的店铺，零星的行人，就不要说顾客了，更是少得可怜。如今，龙山地下商城已经关门，而中山路的一些商场也陆续歇业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城市发展，重心东移，老街里商业繁荣景象已被其他商业区渐渐地取代了。

然而中山路依然是中山路，街里依然是老辈人心中的街里。“上街里，游春光”成为时尚，人流匆匆，络绎不绝，街里已成为来青岛不可不去的地方。一些老字号正在逐步恢复，新华里、和平里等一些居民小院正在新科技手段下翻新着面貌。人们参观拍照，游玩，寻根，在体会寻找当年老青岛的意味，因此街里的复原返修追求的未必是商业功能，而是地地道道的文化现象。

我沿着博山路走上去，在浙江路圣弥厄尔教堂前的广场上，细雨中的花折伞五颜六色。驻足拍照，是春日里游玩欢乐的海洋。圣弥厄尔教堂有着经典的欧韵风情，值得参观游览，游

人聚集瞻仰，也有很多外国人前来参观。我发现广场一侧，果真有两男一女三个外国人正围着一个小伙子询问着什么，说不清是哪国人，他们身材高大，体魄魁梧。小伙子像是工作人员，显然听得懂英语。但是他面对外国人提出的问题却表情茫然，听懂了提问却回答不了问题。我出于好奇，也走到一旁静静聆听，我英语的听力确实有限，但感觉他们已经参观完教堂，在打听一条路。隐约听到外国女士的话语里有“斐”和“里”的音节。我突然想起，《青岛老路》中记载，在中山路命名以前，当年德国人在青岛修筑的第一条路就是今天的中山路，即“斐迭里街”，难道这三个外国人在询问“斐迭里街”的情况吗？我不敢贸然上前解答，悄悄地转身离开了。追寻一个地域的“缘起”，是世界各地历史探求者的共性，中山路对于他们来说即如此吧。

我从浙江路下来，还没走到四方路，一阵清凉的歌声和欢呼声传了过来，我循声而去，在四方路的小广场上，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正在演唱，歌声过处，围观的年轻人欢呼雀跃。细雨蒙蒙，花伞摇动，歌声用青春的力量把街里从历史深处拉到当下，赋予了年轻的活力。我在细雨中回顾百年烟云，把站在古老地方上的感想，写成了上面的文字，期许“街里”穿越历史的沧桑，归来依旧青春。



◆ 姜洪刚

## 野山菇

老奎哥从济南回来，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十几年没见的朋友了，我准备在饭店里好好款待他，可他死活不让，非要在家里吃，说是想尝尝家乡的家常饭菜。

还好，这个季节，搞点地里的新鲜土产不难。我很快就弄来了地瓜、花生、芋头、板栗、野山菜等，可再能找点什么新鲜东西呢？老婆说，冰箱里还有自己采的野山菇。

对呀，这可是好东西。咱胶东山里的野山菇，大部分可食，山里人都会采。虽然这些野山菇，大部分并不能准确地叫上它们的名字，但大家都已经从它们的颜色、形状上，叫出很多形象可爱的名字，那一身红色的叫大红袍，通体娇黄的叫鸡蛋黄，那包公脸的叫黑炭……。别看它奇形怪状，颜色各异，但却是餐桌上的珍品。炖鸡肉、炒肉丝、熬汤、烹炸，尽可大快朵颐。

所以每到雨季，气温高，湿度好，山上的灌木丛下，便会冒出各种各样的山菇。一个双休日，我和老婆上了趟山，采回些山菇，没舍得全吃，留下一些放在冰箱里储存着。这会奎子哥回来，可派上用场了。

各色饭菜上桌了，奎子哥不知是给我们面子还是觉得真的好吃，边吃边说：“好吃，真香！”当我得意地端上老婆做的山菇炒肉丝时，却发现，奎子哥的眉头皱了一下。当我又劝他吃山菇的时候，奎子哥叹了口气，说：“我不吃这东西。”

“小时候我是吃的，你知道，我们还一块到咱们山里采过。我是吃怕了这东西。那年我十二岁，家里粮食不够吃。到了采山菇的季节，父母哥姐采了很多山菇，晚上熬了一大锅。我吃了满满的三大碗，吃到想吐。从那时候起，我宁肯挨饿，也不想吃了。”我看到奎子哥的眼睛湿润了，自己的鼻子也有些酸酸的。

我似乎明白了，当我们给孩子忆苦思甜的时候，孩子们会对曾经的“绿色食品”深表羡慕。时光向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当下”。我们与他们“忆往昔”，正是彼此共情，让将来的一切变得更好。

◆ 刘赞科

## 岛城的树

这满目苍翠的树，为谁而立？  
月有无还  
从地下到地上，要走多远的路？  
风，自遥远来。划你的脸，一刀一刀，春夏秋冬。想把你从风口拉开。

岛城的树摇落夕阳。最后的果，坠入峡谷，被鹰追逐。留下温暖的岩石，被草占据。

叶子推开今夜窗户，把衣服脱给月光，呈现光洁和冷艳。喧闹退去。

每一次游戏，感动裸体。  
我的脚触到风的手，失去方向。  
树，这黑夜唯一的烛，谁来点燃。

有月亮的晚上，想一场雨。清洗通道。  
让未睡的人们再次生长。  
爱人啊，给我一把土，让我的双腿扎根，进入岛城体内。  
我将站在你们必经的路口，挥手致意。

## 海岛之恋



■ 窦凤至  
《青岛之春》  
(水彩)。

条鱼也没有钓到，后来索性摆烂收起了鱼竿，站在船上看风景。

被海水包围的感觉很不真实，恍惚身处一片蔚蓝色的舞台中央，孤独又放空。在世界的广大面前，我突然感受到更纯粹的个人存在。离开陆地之后，人与城市暂时告别，没有人能打扰这场享受征服海洋的游戏。即使钓不上来鱼，望着海面也感到释怀。

一艘远洋邮轮从眼前驶过，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这样的大家伙，瞬间让我有种错觉，像进入了小人国。它庞大的身躯从钓鱼艇面前不慌不忙地走过，有种仪仗队行进时的威严感，我需要仰起脖子才能看到它高高的甲板。

迎面冲来的巨浪一遇到它喇叭形破浪的船头就转向了，冲击力度降到最低，激起的浪花飞上甲板，也被那一道巨大的消波板挡开，顺从地沿着船身两侧流回水面。人们总是喜欢建造这样的大家伙，试图消除狂风暴雨之中对自然的畏惧。

最难忘的是有一次去斋堂岛的经历，这个小岛距陆地最近点处不到一公里。斋堂岛航运历史悠久，岛与大陆之间的斋堂水道是南黄海重要的航道，

在内陆城市长大的人们，大都迷恋海岛，比如我。

我第一次登上海岛是十几年前，单位组织去灵山岛团建。作为中国北方第一高岛，灵山岛享有“灵山浮翠”之美誉。那是春末夏初，满山如雪，清香随风涤荡，串串繁盛的桃花从深绿绿叶间探出来。

晚上我们住在临海的民宿里，海浪拍打礁石的节奏很容易治愈都市人的失眠。我们几个同事兴致盎然，坐在岸上看月亮。和城市里局促地挤在楼宇间的模样不同，海上的月亮可以肆意地舒展筋骨。它在海面上投射一径光路，朦胧又柔美，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好像沿着这条光径一直走，就能走到月亮上去。

有亮晶晶的飞鱼群从远处跳跃着奔来，向海里的月亮渐渐靠拢。一个瞬间，水中的月亮就被它们拨弄得破碎了，海面上荡漾着金黄的月亮碎片，看着很是心疼。闯了祸的鱼儿们也不停留察看，继续跳跃着往前走，溅起层层水花，那水花在月光映衬下，呈现着幽蓝的色调。

有一年冬天我登上竹岔岛，爬到山顶见到了一棵菩提树。相传这棵大树已经有一百多岁了，它像一把擎天的巨伞，树枝上挂满了祈福的红飘带。据说是一只候鸟吃了一粒小叶朴树种子，从上空飞过时，其粪便里的种子落地发芽，长出了参天大树。

飞越山海的鸟儿我没有看见，但是在码头等船的时候，我近距离地观察到了一群海鸟。它们蹲在延绵而去的白浪上，羽毛蓝汪汪的，一会儿扎了一个猛子不见了，等再见到它们时，已经在另一个地方了。中间还掺杂了几只五颜六色的鸟，嘴巴是白色的，轻盈地浮在海面上，好像睡着了，任由水流将它们带往远处。可是等漂出去一段距离之后，它们好像又睡醒了，拍拍翅膀飞回到原来的位置，再一次做出毫不作为的样子。

还有一年秋天，我跟着海钓船去潮连岛附近钓鱼。鱼钩压沉，渔线扬起，一串鱼儿便浮出水面。它们翘高了尾巴，蹦跳在甲板上，噼里啪啦像一串鞭炮，把海水甩得到处都是。

刚出水的刀鱼是银灿灿的，透明的鱼鳍还在波动，通身银亮真的像一把钢刀。刀鱼、鲅鱼在海里都是非常凶猛的鱼类，它们的牙齿如同寒光兵刃，凌厉淬砺。

满船都是钓鱼高手，然而我却是一个菜鸟，一

◆ 王国梁

◆ 刘凤昆

## 青山村

在青岛的山海之间，在崂山腹地藏着一个景色特别、让人忘忧的村落——青山村。

关于山海之美，几千年来的人文墨客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众说纷纭。只是对于崂山，在太清圣境有这样一副对联“鳌崂独抱兮海抱神山山抱海，众贤俱来兮贤传大道道传贤”。崂山在空中看就像一头大龟爬在海里，这就是“鳌崂”的来历。鳌崂就在青山村臂弯的海里，青山村的邻居是崂山道上全真道场，众贤俱来兮的“太清宫”。

青山村，怎样勾画呢？可以是海天一色，波浪滔天，帆船婆娑；可以是遍地石头，满山绿茶，虾蟹满筐，有时晚上在路边吃饭腿上会爬上螃蟹；山之苍高，海之深远，让人不知今夕何夕。就像一幅山水画，元气爆满，山有山的浑厚，水有水的温柔，还留有一大片留白，留在海天一色之间，直白的显现，抽象的美感，这里的美，美在返璞归真，美在咀嚼意念。

青岛人有句老话“再苦再难不离崂山”，这里有崂山绿茶，这里有沙子口鲅鱼，这里有王哥庄大馒头，这里能修道，这里能悟禅，这里俨然是人间道场，这里俨然是世外桃源。唐伯虎有诗：“入市归来欲暮天，半林残照一村烟。悠然濯足沧浪里，怕带红尘上钓船。”在这宛如仙境的清晨，红日初升，渔船似海上的一粒珍珠，海面泛着点点金光；村庄上升起炊烟袅袅；风也干净，心也放松，由喧闹的都市来到安静的小渔村，仿佛回到了久违的前方，“把酒临风听暮蝉，渡头残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人到了这里，可能忽然会有一种感觉，一切就那么回事，不如放下，揽山海同眠。

地球上总有一个地方，人到了这里，不想唱歌也想放声歌唱，不想当诗人也要放笔写一回。这里好像是他魂绕梦牵的故乡，这里能触动他心里的渴望与柔软。

那一天我第一次到鳌崂海前，第一次看到了上百头海豚在海里嬉戏，第一次近距离眼见到这海里的精灵。仰望天空一片湛蓝，清澈而高远，低头见海洋深处的精灵，灵动而干净。通透，干净，云悠悠，人悠悠，心有涅槃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色，这哪是景色呢？这分明是置身大罗天外，与佛同乐，这是彻底的纯粹，这是与宇宙交融。我闭上眼，深深地吸一口气，这空气也是被大海过滤过了，那样湿润，那样清新。

傍晚回村，宁静，还是宁静，无为，还是无为，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哪个朝代，青山村，宁静似乎是唯一的气质，即使风起时波浪滔天，海边高大的山峦也将风声雨声隔绝，他狂任他狂，明月照山岗，我还是我安静的模样。

青山村的美，很难用言语和镜头去表现，这是一种饱经沧桑后的天真，这是一种海纳百川后的淡定，只有亲自置身于这立体画卷中，你才会明白这海天村落之美，美得令人窒息，美得不可方物。

没有人不爱大海，只是爱的方式千差万别。有人把大海比作母亲，寓意大海博大宽广的怀

抱，像母亲温暖的臂弯和母爱的伟大。科学家们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从人类的诞生开始梳理，猜测人类是从古猿演化而来，后来也有证据表明，人类也可能是从海洋走向陆地的生物之一。很多人耳廓外部都会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小孔，被认为是曾经用腮呼吸的遗留证明。这样的猜测或者研究并不是空穴来风，想想海水是咸的，人的眼泪也是咸的，这难道只是巧合吗？人类虽然经过几千万年的演化，已经脱离了海洋，但在基因中，还深植着大海的印记，既然大海可以孕育那么多的生物，为什么不能也把人类“孵化”出来呢？